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五一二回 鬧酒肆惡打王七 見豪客巧遇王杰

卻說萬君召聽得外面響聲，趕著出來觀看，只見客堂裡面有一人，年約四□上下，身高七尺開外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快眼，身穿玄色短襖，頭戴一頂英雄盔，正中一朵絨球，坐在上邊。但見滿臉的怒氣，高聲罵道：「我也不是白吃的，黃金、白銀，聽汝算帳，為何來這多時，酒肉還未取出？那邊有後來的人，早經吃畢，這不是有意欺人麼？」說著，拍著桌凳，罵個不已。

君召聽了一會，是為酒肉來遲，因此叫罵，也就不去過問。只見那小二送進茶水，向他問道：「你老何方人？這店內有上等的酒肴，欲吃何物，在先說明，好前去叫點。」君召想道：「朱魁說這店是個黑店，想必所買的酒饌，皆是人肉所造的了，我且將他饅頭試他一試。」乃道：「我們老遠而來，別項物件，總要等候，先取兩盤饅頭，為我充饑，然後上等酒肴，盡數送來，一總算帳。」小二答應前去，頃刻送來□個饅頭，一壺清茶，放在君召房內。君召待那人出去，先將房門關上，掌上燈火，將那饅頭掰開細看，也不見有什麼破綻，只送入口內，剛一品氣味，覺得有點微酸。一人猶疑不決，暗道：「這就令人難辨了，這店既是歹人，不應有許多客人在內飲酒，而且這饅頭裡面又無人腥氣味；若說是平常的客店，朱魁那樣痛哭，斷無假裝之理。我且等到夜間，辨個真假。」當時漱口。

少刻，小二送進酒肴。君召正要下筷，那外邊一陣聲音，早驚動各處。但聽一人喝道：「汝這瞎眼的狗頭，我在這北道往來多時，好漢英雄不知遇過多少。汝敢出言不遜頂撞老爺，且將你店主喚來，問個明白。我姓王的，難道與他有仇隙麼？」

進來這許多時會，酒未見有一角，菜未見有一件，將我的錢騙去，命我在此挨餓，究竟是何道理？不要走，且與汝去問店主。

說著，將這裡有的桌幾，並許多動用的物件概行毀去。正鬧之間，忽然又來一人，大聲喝道：「何處的野種！也不訪我的大名，便在這店中囉喙！我偏沒酒肴與汝，若知麻利，趕快出去，不然便送汝狗命！我這店中不容汝在此喊叫的。」話猶未了，那人怒髮衝冠，大聲喝道：「好奴才！你道我不知底細麼？汝既做這買賣，江湖朋友也該探訪，我若仍在山頭，將汝這廝先結果性命。」

君召聽見此言，知此二人皆非善類，當即出了房門，走到二人面前問道：「二位請了，我們初臨此地，不知這地方的規矩。但彼此交易，一去百來，客人出外行商，理和平為貴；店主將本求利，何能怠慢來人？二位權行息怒，且向店主細細問個明白。」那客人見君召這番言語，忙道：「咱們皆是過路之人，不是腹中饑餒，何故在此閒坐？小弟一進來，便交下□兩銀子，命他送兩壺酒，幾碟菜，用畢還去趕路。誰知他將我的錢收下，命咱們到這裡守候。自下晝時分等到此時，酒不見有一壺，菜不見有一樣；這客堂裡許多後來的人，盡行吃去，咱還未曾飲食，這不是有心欺負麼？」君召道：「這乃店主不是，如何收去銀兩，不去買賣，他也不是白吃你的。」那人見君召也說他不是，怒道：「他也不是你的親娘舅，要汝多這閒話。」

咱這店內喜賣與這人方才賣，不喜賣與這人，他有銀錢，咱們沒有銀錢麼？進得門來，便用這銀子嚇人，如此小氣，咱們還能讓他受用麼！我看這狗頭亦無本領，三拳兩腳便見閻王，自尋苦惱。」君召見了怒道：「你這人好無道理，既不要向他買賣，為何收下銀錢，這不是汝不是麼？汝若識得抬舉，就此送出酒肴，使這朋友飲食；若道半個不字，莫說你這樣身材，便是生鐵羅漢，也要將你磨個光亮！你道我這樣是懼怕你的麼？」

且與你個榜樣，方曉得我的厲害呢！」說罷，見那客堂外邊有棵二人抱不過的槐樹，到了面前，舉手一搖，隨即一腳，踢倒在面前。店主見了這樣，也就半晌不言。所有那飲酒的客人，無不齊聲驚訝。當即來了兩個小二，深恐那店主眼下受苦，趕著上前大哭道：「客人有所不知，我這敝東平時有點呆氣，是凡酒後便不知輕重。方才這位進來，說是將銀錢交下，小人卻未曾見。常言道：『買賣認分毫。』咱們東家又未招呼送酒，一人說已經交錢，一人說未經交下，隨後兩不認帳，不是小人晦氣麼？因此他內中有這緣故，說明出來，兩位客人便可息怒。」

現在既已爭論，想必是敝東呆氣發作，忘卻銀錢，致令這客人受餓。但是今天天色已晚，不能前去趕路，不如此暫住一宵，小人立刻送飲食進來。」說著，便拖著他那店主向外而去。

那人見君召如此慷慨，走上前來問道：「借問老哥尊姓大名？」

貴地何處？由何處而來？此去意將何往？」君召見他來問，便答道：「在下乃漕運總督施大人麾下至交朋友，海州萬家村萬君召也！汝是何人？且請說明名姓！」那人聽說是君召，不覺喜出望外，忙道：「莫非你老由河南來麼？目下貴體如何？普潤和尚已到沂州了。」君召聽了此言，更屬詫異，忙道：「普潤僧人正是俺的朋友，汝何以與他相識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欺尊駕，咱也是綠林出身，向在蛤蟆山與洪魁這千人聚義，姓王名杰，排行第四，便是小可。只因黃天霸與趙氏弟兄路過山下，殺死洪魁，欲燒山寨，普和尚與眾人勸俺歸降，同赴沂州攻打王朗。」

不料王朗□分厲害，天霸與人傑同上山頭，為齊星樓的埋伏打了半死；現在人傑尚可言語，天霸早已不省人事。因此小人討這個差使，馳赴淮安送信，速請他妻子到張七那裡，將消除萬毒丸要來，方救得天霸的性命。因此到了這店中，便進了飲食，仍去趕路。不期這個雜種同俺作這個對頭，不是你老前來，定將這狗頭打死。」君召聽了此言，自是吃驚不小，忙道：「飛雲子既在王朗山中，為何不將樓圖取出，反致天霸中這埋伏呢？」

王杰道：「咱也上山殺了一陣，只因雲龍與曹勇口角，不辭而去，王朗不免疑惑，常常要這樓圖，總是托言不與，飛雲子又不便過顯形跡，以致遲延至今。前天霸非飛雲子搭救，早經慘死在樓上了。你老自河南抱病，何故這許多日子？此時大約是前赴淮安了。」兩人說明名姓，自是一家的好漢。君召便命王杰將自己的包裹搬在一處，乃道：「今日已將更鼓，夜站也不便行走，咱們坐一夜，明日早起，兩人一齊同行，路途也有個伙伴。」王杰聽了此言，自是願意。

不必說他二人在此等候，且說兩個小二將店主拖了出去，到了店堂坐下，低聲言道：「這兩個皆是肥羊，不過那一個甚為棘手，咱們須設個計策，將他擒住，得了宗大大的財帛。」

你道這店主姓甚名誰？此人有個外號，稱他賽時遷王七。此時為小二拖出，乃道：「這兩隻羊雖然纏手，但是用了那藥酒，將他們灌得爛醉，也就直手直腳。」說罷，便命小二前去置辦，以便害他二人。不知君召與王杰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